

了。既然是惡多善少，依《俱舍》第九品說的，業力隨重，如果善惡輕重相等，就隨最近所作的受報，如果遠近也相等，就隨串習力強的受報。我們墮惡趣是有十分把握的。以後再不要自己哄自己，僥倖生善趣。我們既造的惡業多，熱地獄與我們的距離，經上雖說有三萬二千踰繕那，實在相隔只有一口氣。一息不來，真能往生極樂，倒好了，萬一生在邊地下賤極可怖畏之處，怎樣辦呢？能救護我們不墮惡趣的，惟有三寶，所以應當一心皈依，如法修行。每天應當如此思惟，改正自己的思想。

皈依三寶之後，三寶能顯示正因果，依正因果修行，決能生善趣。但不應以此為足，因為生死邊際畢竟是苦，今生在梵天，來生可以就墮熱地獄，生切利天食甘露的人，忽然墮入惡趣，就食不淨，或食烱銅鐵丸。在天上以天子天女為眷屬，在惡趣就為淨穉的獄卒所圍繞。環境的轉變無常、不可憑信，有如此者。我們無始至今，所受過的快樂固多，所受過的痛苦亦多。所飲的烱銅，積聚起來，多於四大海水，所食的不淨，亦有這樣多。被怨家仇人殺害，所斷的頭，堆積起來，高如梵天。若不出生死，以後所受的苦，比以前所受的還要多，三界沒有一處，不以苦為性。人趣中有八

苦六苦三苦，廣說起來，無量無邊。天人，五衰相現，不免死苦。未死之時，與修羅戰鬥，有割截身體的苦。劣天遇威力較大的天，有逼迫怖畏的苦。究竟墮落，有為有漏業繫縛之苦。修羅嫉妒熾盛看見天人的受用，自己沒有，便生熱惱，要想受天人的樂，便與天人鬥爭，因此引生種種痛苦。色無色界天身，常在定中，似無痛苦，又享長壽，如無想天，壽五百大劫，非想非非想天壽八萬大劫，該很好了，實際上，定中雖然經過很長的時間，與極短的時間一樣。譬如我們冬天夜裏，睡著了不作夢，很長的一夜，也像一剎那就過了。尤其是非想非非想處天，如果依出世間定來修，還有一條出路。如果是修世間定，到了此處，就已經到了三界最高處，何日命盡，決定只有向下墮落的，所以，就是無色界的天人，也是為行苦所隨逐，不得自在，集聚皆銷散，崇高必墮落，合會終別離，有命咸歸死。在這個以苦為性的三界中，應當求一個永久的解脫。

既能觀三界苦，發出離心，還要觀三界的因，以何為主。三界的主因，就是煩惱。阿羅漢的業雖未盡，因為沒有煩惱就不受生死。所以煩惱與業比較，煩惱的過患更重大，煩惱根本，就是我執，亦名無明，亦即實執。實執斷則煩惱斷，煩惱斷則業

斷，業斷則生死斷。無明徧於一切煩惱，如身根之徧於一切身分。故要想出生死，必須斷實執。實執能不能斷呢？決定能斷。因為實執是錯誤心，好像打妄語騙人，人知道他是欺誑，就不會受騙了。能斷實執的，就是通達一切法皆無自性的空慧。引生空慧，要依《大般若》、《中論》和各家的注解，月稱的《入中論》和注解宗喀巴大師的《大疏》，依師如法學習。還要平時有定力，方能親證。定力又須以持戒為基礎。故戒定慧三學為解脫生死的必經之道。譬如要砍一棵樹，要有鋒利的斧子，持斧的手要有力，長這雙手的身體，還要強健圓滿。久習的實執，譬如一棵樹。定慧是斧，定是持斧手，圓滿具足的戒，就是強健的身體。現在已具有暇圓滿之身，又值遇三學圓滿的佛法，如法修三學，決能得解脫，是釋迦以下一切師長所共許的，所以決定要盡力學三學。如是發心，便是中士道的發心。

但是依中士道修行，自利方面，不能得到佛的十力、四無畏等無量功德。利他事業，當然更差得遠。所以說這是化城，並非究竟。既非究竟，要到證果以後，等諸佛來激勵發心，何如從初直入大乘呢？所以應當發大乘心，行大乘法。

趣入大乘，應如此思惟，我要求解脫，亦要令他解脫。這並不是管閑事，因為眾

生都是我的父母，尊札果米說：不管父母的苦樂，下等人尚不應該，何況菩薩？何以一切眾生都是父母呢？因為眾生的生死，前前無際，大地的微塵，大海的水可量，而無始以來所受的生死不可量，生死無量，故父母亦無量。不但一切眾生皆是父母，且每一眾生都各各曾為多次的父母。雖然我們不認識，不能因為不認識，便說不是父母。譬如有一個小孩，一、二歲走失了，長大回家，當然不能認識他的父母，他們難道不是他的父母嗎？如果說過去的父母便不是父母，小時是我的父母，長大時便該不是我的父母了。過去的父母，為我作利益，與現在的父母相同。今年布施的人是施主，去年布施的還是施主。現在父母的恩當報，過去父母的恩，同樣的當報。說到報恩，只是衣食四緣的供養，未免太低劣。最上等的報恩應當作如是想：我欲離苦得樂，一切眾生，也希望離苦得樂，發心為眾生拔苦與樂，能發這樣的慈悲心，才是報恩。又觀眾生雖求樂厭苦，卻只作苦因，不作樂因，所希望的，決不是他的行為所能得的，要使他們能夠離苦得樂，必須使他們學佛法、修行成佛。度眾生的這件事，必須我自己作，不推他人，這樣的大誓願，就是增上意樂心。有了誓願，想到要成辦這樣的誓願，我的能力還不夠。能任運度生的，惟佛一人。因為佛是二障斷盡的人，一

一毛孔的光明，都能作無量利益度眾生的事，方能作究竟。為自他二利，決取無上佛果，就是願菩提心。由此發心，就可以入於上士道。發心，是三藏的精華，比定慧更重要。定慧是三乘共法，發心是大乘不共法，發心是大乘的入門。無此心，一切功德，都不是大乘法，有此心即入大乘數。發此心之重要因緣《華嚴經》、《入行論》等，都說是大悲，《入中論》起首即贊大悲，可見發心的重要了。

人皆願迅速成佛，能速成佛之因，要具足能發大乘心的人身，還要值遇大乘佛法。人身，南瞻部洲六界具足胎生的人身，才可以即身成佛。因南洲名為業地，作事心力強，現生造業，可以現生成熟，現生受果。佛法，要值遇圓滿無垢顯密圓融的佛法，這兩種都不容易。尤其是要值遇最圓滿清淨、支分具足、沒有過失的教法，如宗喀巴大師的教法，那是最不容易的了。班禪第二代羅桑悅西的時代，有蒙古喇嘛在三大大寺供養求授記得人身，遇佛法，並求得遇宗喀巴大師教法，前二事都授記得，惟第三事，不易授記，可見是很難得的事，縱得值遇，信受尤難。故應常常發願，願遇此法。

造願文之意有二，一願正法普揚、二願自己值遇。